

唐柳姑娘

■王宗仁

★ 名家讲述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我最近的一次到拉萨是2000年冬。古城冬日阳光的密度甚至比夏天还要拥挤。

穿过布达拉宫广场来到拉萨河，我看见一位舀水的藏族姑娘，一瓢一瓢轻巧地舀起拉萨河水，灌进印着“八一”红五星的木桶里，水花像她的裙裾一样鲜丽。

姑娘的身后是坐落着布达拉宫的红山，她投映在河面上的倒影，被山水调理得雅韵悠柔。

我想，也许她没看见我，但我的喊声掉进拉萨河里，被她舀起灌进桶里储存起来，总有一天她会听见有人在喊她。

这个舀水姑娘就这样舀进了我的记忆里。她仿佛在真实与梦幻之间，放不下的又唤不来。好比水中望月，直到月落了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

次日，还是那个时辰，我来到广场。她会出现的，她的身影从哪儿消失，就会从哪儿再现。我这样坚信。

我的愿望说起来很简单，单纯得很，就是想以布达拉宫为背景，和她照一张合影。我上百次来拉萨，留下的照片装满两个相册，却没有和藏族姑娘在布达拉宫前合影。

那天，我还没走到天和舀水姑娘分别的地方，老远就看见一个姑娘背着水桶朝我走来，先是那个水桶，我好像见过，上面有“八一”五角星图案。

下的脸是陌生的模样。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赶紧收住了未出唇的问话，同时止步。

倒是姑娘大大方方地问我：“你昨天不是叫我吗，有什么事？”

遇到这样直率的姑娘，你再羞羞答答就多余了。我的勇气一下子来了，索性有话直说：“我想和你合照一张相片，就在布达拉宫前！”

她显然看出我太紧张，说：“你就像站在你身边的是一棵树，这样就不会紧张了！”

这棵柳树是当年文成公主远嫁藏王松赞干布时，从长安带来落户拉萨的。

我半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这张照片很有意义，照的效果也不会错。你有幸和‘唐柳姑娘’合影，叫人羡慕！”

姑娘挥手和我告别，她再三叮嘱：“照片洗出来一定寄我一张！”

我茫然望着窗外：“班长也不托人捎个信儿，真让人着急！”

他似乎用目光纠正我的话，说：“班长当兵三年，没回家一次，听说去年本来准备休假，正赶上接到团里的抢修任务，他就放弃了……”

“那还不是为了挣表现！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

“铁球？老兵，我又升级了！”他哭笑不得地望了我一眼。

我忙不迭地点头：“班长也不托人捎个信儿，真让人着急！”

“没准儿有事脱不了身……”

“呼，还不是团里待着舒服，不想回来了！”

他似乎用目光纠正我的话，说：“班长当兵三年，没回家一次，听说去年本来准备休假，正赶上接到团里的抢修任务，他就放弃了……”

“那还不是为了挣表现！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

我闭着嘴，开始在雪海中搓脚蹬，雪里脚踏滑，手也使不上力，使的劲很大，却前进很少。

我身上沾满了雪，躺在雪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汗水和雪水侵入我的眼睛，几乎快睁不开。

当然，雪也给我们增加了乐趣。过年的时候，团里开展雪雕展览，那些有特长的士兵就有了舞台。

我很兴奋，以为是打雪仗。谁知道排长说：“今天我们来个小比武，看谁先从这个头爬到那头。”

风雪零点哨

■黄自宏

★ 兵故事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凛冽的北风，呼啸着刮过藏北高原，阴霾的天空，偶尔传来苍鹰的鸣叫。

“哎，铁蛋，你到路口瞧瞧，看班长回来没有。”

“快走开暖暖和吧！”这个刚入伍的蒙古族兵，一双水汪汪的眼睛，敦实实的身子用大衣一裹，像只可爱憨厚的小泥熊。

他“噢”的一声笑了，又把嘴噘得老高：“老兵啊，人家可是有名气的，方——圆！”

“拉倒吧，瞧你黑不溜秋、圆不拉几的，不像铁蛋，像啥？”

“铁球？老兵，我又升级了！”他哭笑不得地望了我一眼。

“嘿，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！”

见我这么一说，他眨巴着眼睛，舔舔嘴唇，“这些天，越靠近年根，我就越想家的年味，一看到白云我就想起烤全羊，一看到雨雾我就想起老妈做的奶茶……”

“就知道吃，哼！不过，要是我这次能调走，一定好好请你到团里吃一顿正宗的四川麻辣烫。”

“铁球？老兵，我又升级了！”他哭笑不得地望了我一眼。

我茫然望着窗外：“班长也不托人捎个信儿，真让人着急！”

“没准儿有事脱不了身……”

“呼，还不是团里待着舒服，不想回来了！”

他似乎用目光纠正我的话，说：“班长当兵三年，没回家一次，听说去年本来准备休假，正赶上接到团里的抢修任务，他就放弃了……”

“那还不是为了挣表现！”我不假思索地说。

我闭着嘴，开始在雪海中搓脚蹬，雪里脚踏滑，手也使不上力，使的劲很大，却前进很少。

我身上沾满了雪，躺在雪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汗水和雪水侵入我的眼睛，几乎快睁不开。

当然，雪也给我们增加了乐趣。过年的时候，团里开展雪雕展览，那些有特长的士兵就有了舞台。

我很兴奋，以为是打雪仗。谁知道排长说：“今天我们来个小比武，看谁先从这个头爬到那头。”

“铁球？老兵，我又升级了！”他哭笑不得地望了我一眼。

春歌

■曹慧民

过了大年，又是一春，而边关的春天似乎还要迟些到来。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新兵惊奇地发现自己伟大许多，在为祖国守岁中，度过人生第一个“军营年”。

我们说，战士不是一个时刻就炼成，其中就包括在军营里经过“年”的浸染——这是军人“四季歌”的开篇啊！

或者，我们可以说，边关的春天比任何地方来得都早一些，你看《唐柳姑娘》。

好了，老作家王宗仁心底的“春之歌”已经唱起。大地的胸膛潮湿澎湃，让生长的生长，让冬眠的醒来，春天已经到来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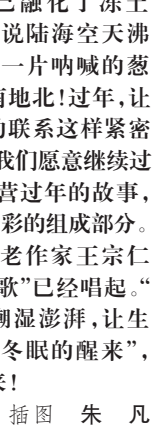


插图 朱凡

★ 我喜欢说故事
口述实录，时光留声机

大年三十，少见下雪的南疆边陲飘起了漫天雪花。我欢喜地拿出手机给大雪来了N个定格，军犬小黄看见这久违的雪，也新奇得直“汪汪”，在雪地上留下一片片爪印的瓜印。

6年前，我在乌鲁木齐一个步兵团当兵。冬天来得早，大雪下得欢，室外气温低，冬季俨然冰雪天。

因为雪太厚，一排排人拿着推雪板先把雪一层层推到一边，再分割成一块块运走。

木板放下的那一刻，如释重负，手臂甩了又甩，拳头握了又握，才感觉麻木的手臂又有了力气。



我的北疆，热的雪

■张明

木板，像大山一样压在我们几个人的肩上，肩膀被压得生疼，就用手往上托。

特别老兵复员之后，连队一下少了很多人，但站岗值勤任务一个也没少。

当然，雪也给我们增加了乐趣。过年的时候，团里开展雪雕展览，那些有特长的士兵就有了舞台。

故事
兵阵

长征

第4125期